

埋在心底的辉煌和痛苦

文/罗达成

“我们曾经经历过80年代,已经不虚此生!”许多文化人都由衷感慨。我虽年华老去,但心底始终深藏着80年代曾经的辉煌和痛苦。从1980年到1990年,我一直追随大名鼎鼎的主编梅朵,投身于《文汇报》的编辑工作。而兼具文学性和综合性的《文汇报》品位很高,是当时全国最具影响的杂志之一。有人评价说,它是80年代文艺复兴的一面旗帜。

北京的那些大名家,一碰到梅朵登门组稿,可谓汗出如浆。王蒙最早惊呼:“梅朵梅朵没法躲!”梅朵让你心甘情愿地、或是勉为其难地承诺哪天交稿。而你一旦答应了,想毁约,那就等着他的“精神轰炸”吧!交稿期到来之前,梅朵的电话就来查岗了。如果你态度暧昧,他会一天来两三个电话催促你。当时,许多人家里没电话,写信又太慢,梅朵就拿出杀手锏——打电报。他依照稿件的紧迫性和你交稿的自觉性,来选择电报方式。有的是加急电报,算准在深夜半夜,送达:当电报局的摩托车马达轰鸣,投递员咚咚敲门时,一幢楼的人被惊醒了!今夜谁能入眠?王蒙、张洁、汪曾祺、理由、陈祖芬……一个个都是加急电报的受害者。他们唯有屈服,准时交稿。

1980年10月,我刚到《文汇报》不久,就亲眼见识过梅朵向丁玲逼稿的全过程,坚决得近乎残忍。那一期,刊物亟须丁玲写篇重磅稿子——《胡也频》。但不巧,丁玲躲到外地静养去了。梅朵打了一

个个电话到丁玲家,但任凭他软泡硬磨,丁玲的家人咬定青山,坚不吐实。梅朵无奈,打了一长串电话,终有突破——名不虚传的“没法躲”,居然打探到老太太在鼓浪屿的电话。梅朵发出最后通牒:“这一期,非要这个稿子不可!马上写,就不打扰你了。你不写,我马上乘飞机赶过来!”丁玲知道这位老友的行事风格,梅朵一来,这个休假全完蛋,她不得不开始赶稿子。

言传身教,使我们这些梅派传人组稿都有些强悍。看到好稿子就“拦路打劫”。作家为难了,“不要紧,我给你打收条,承担责任。”叶永烈曾写过《罗达成半路抢走〈思乡曲〉》:“写马思聪的《思乡曲》,原本是答应给《青春》编辑吴野的,却被罗达成抢走了……”“我正为难以向《青春》交代而发愁的时候,吴野的豁达大度使我感动。他说:‘《文汇报》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杂志……我完全理解!’”我抢了稿子,却和吴野成了朋友。

外面的人没法躲开梅朵,在他眼皮底下的人就更没得说了。一到《文汇报》,你就知道什么叫工作紧张?梅朵用行动逼着我们学他的样,把家事放在一边。在编辑部,他也同样采用紧逼战术:他要求你,竭尽全力把最好的稿子抢到手。他还逼你写稿,记住你的另一身份——作家:“当了编辑就不写东西,算什么作家?拿不出好作品,怎么能跟别的作家平起平坐,在一个高度上对话?”为了确保每期的重磅稿,他还常常搞突然袭击:一旦

当期的急稿有意外变化,梅朵连招呼也不打,就替我订好飞机票,让我当天出发救场,不容商量。我到《文汇报》写的第一篇报告文学《你好,李谷一!》就是被他这么“穷凶极恶”地逼出来的。

《文汇报》从来不找风景名胜地搞笔会,没这笔钱也没这精力,我们对作家的服务真情、周到,可以毫无愧色地说,堪称首屈一指。肖复兴没想到,他的《海河边的一间小屋》在《文汇报》发表两个多月后,就获得了全国第二届优秀报告文学奖。梅朵催促说:赶快把消息告诉得奖作家!但急切间找到肖复兴的概率太低了。肖复兴当时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人,却不常去,连电话号码也没留。打“传呼”到他家,他爱人说去江苏开会了。我打了两个多小时电话,先后找了江苏作协和《雨花》《钟山》等杂志社的七八个朋友,才知他住在南京一部队招待所里。当我最终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他时,他惊呼:“天哪,你怎么能找到这里?”梅朵一直在办公室焦急地等待结果,找到他也乐了,抢过电话,热情地祝贺肖复兴。当时往外地打长途是天价,一分钟4块钱,我这个电话打掉几百块钱,而当时住一天招待所的房钱才6块钱。但我们觉得这点投资值,情感无价啊!对于这次电话寻人,肖复兴终身难忘。■

梦见了母亲

文/乔叶

早上,目送孩子上学之后,我照例上床睡回笼觉。闭着眼睛也能感受到窗户越来越亮。电子钥匙开车门的哗啦啦声,邻居见面的寒暄声,还有小狗小鸟的叫声,都声声入耳。因隔着封闭的阳台,却也并不嘈杂,反而映衬出尘世的安妥,更容易入睡。然后,就梦见了母亲。

母亲去世已经快二十年了,梦见她的时候并不是很多。她是脑溢血突发,走得很快。那时我不过二十出头,现在我已经越过了四十岁的边界,人到中年。

我进到了一个房间里,不知道什么由头,有些心烦意乱。房间里有两张床,都挂着纱帐。一进门我就看见两个孩子在嬉闹,有点儿脏乎乎的样子,看见我,他们停了下来,瞪着圆溜溜的眼睛,瞧着我。我任他们瞧,只是想躺到床上歇一歇。刚在一张床上坐下来,看见另一张床上还躺着个人,便走过去,想看看是谁。

——是母亲。她斜躺在那里,枕着个被子,闭着眼睛,在睡的样子。“妈!妈!妈!”我连声喊,肆无忌惮地喊着“妈”。她睁开眼睛,看见我,却并不像我一样惊讶。她自在从容地坐起来,答应着:“嗯。”

我想问问她:怎么在这里?在这里做什么?那两个孩子是谁的?却什么也问不出口。我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,她已经死了。这是梦吧?这是梦。

母亲温和地看着我,也沉默着,

似乎很明白我的沉默。我们对视着,似乎都在确认彼此的真实。她把视线移开,短短地笑了笑,笑得有些羞涩,有些不好意思。

然后,我就趴到她的床沿上,哭了起来。起初是抽抽噎噎,委委屈屈的样子,没有放开。很快,我就不再不顾号啕大哭起来。似乎这二十年来,我把所有的伤心、难过、愤怒和自怨自艾都积攒下来,就是为了在这一刻哭给母亲——要用泪水尽情尽兴地朝她撒一下娇。

哭了不知多久,觉得好了一些。朦胧中,见母亲的一只手就在眼前。是她的左手吧?我想握住。这可以么?我有些犹豫,抬起头,母亲的神情也在犹豫。犹豫稍纵即逝,我一把抓住她的手。她的手温温的,一点儿也不冰凉。我的心顿时踏实下来,仿佛这手温是一种有力的证据:母亲并没死,还活着。即使梦醒了,她也还在豫北乡下的杨庄村老宅里,等着我回去。可我的泪水并没止住,一直一直在落,落在母亲的手上,直到把她的掌心聚成一个小小的温泉。

——鸟鸣声越来越欢悦。我醒了。不舍得睁开眼睛,可是我也已醒了。那个梦,再也回不去了。想想,觉得自己还真是无耻,即使在梦里见到了母亲,也还是只顾着自己哭,想要得到她的慈爱和抚慰。母亲带着一掌心的泪水回去,该是多么不放心啊。■

慰藉

文/谷以成

方颖一退二线,就把家从武汉搬回南京。在外漂泊了30多年,亏欠父母太多了。前两年,母亲突发脑溢血,她连最后一眼都没看到。父亲孤单地生活,大哥身体也不大好,自己只偶尔在电话里问候几句;虽说找了个阿姨照应,但毕竟不是亲人。85岁的老人,还能有几天啊?随着自己的头发不断变白和儿子去外地工作,回家和父亲朝夕相处给他最后慰藉的念头,无时无刻不萦绕心头。

欣慰的是,父亲的身体比预想的好,就是耳朵背一点。头脸衣着都收拾得比较齐整,那种老派知识分子的气息还在。

到家头一天,方颖亲自下厨。让她窘然的是,已不知父亲喜欢吃些什么了,还是阿姨如数家珍,粉蒸肉、炒虾仁、荠菜饺子,一一报来。炒菜时手也有点生,阿姨就告诉她什么菜要清淡一些,什么菜要放点糖。后来,阿姨就干脆把围裙抢到自己身上,方颖倒做了下手。

吃饭时,父亲尝了菜,说不错不错对我胃口。方颖脸上有点发热。她让丈夫陪父亲喝点红酒,刚喝了一小盅,阿姨就把酒杯给拿走了,说方老师你不能多喝啊!父亲居然很乖很听话。吃了饭方颖和父亲说了一会话,多是先前旧事,但父亲大多记不清了。还想多聊聊呢,阿姨却过来催睡觉。阿姨手脚麻利地在父亲的床边支了一张折叠床,给父亲擦了手脸洗了脚,安顿睡下,又在床边放了餐巾纸。自己也收拾了之后,就穿着睡衣睡裤在折叠床上躺下了,说你们也早点休息吧,方老师习惯早睡早起呢。方颖觉得自己像个贸然闯进的外人,心里说不出的怅惘。

方颖跟丈夫说,这个阿姨不简单呢!

第二天一早,方颖起床后,阿姨已陪着父亲散步回来了,正在吃早餐。两人大声地说着什么,父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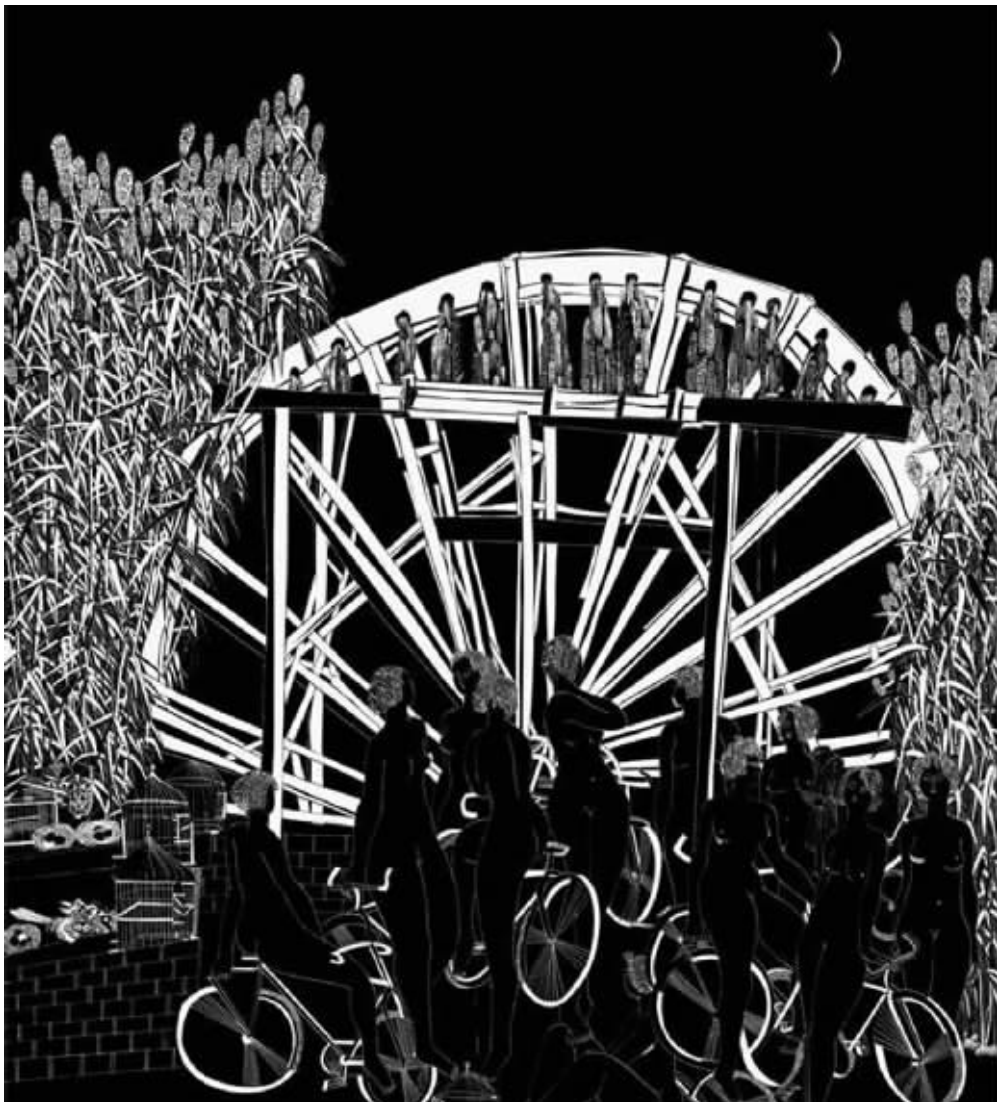
好像问四栋的张老要办80大寿,要不要去热闹热闹?阿姨说他比他大,要是来请,我们就去。说话的用词是“我们”,让方颖颇觉意外。吃完饭,阿姨把阳台上的躺椅支好,扶父亲半躺着,盖了条毯子,然后拿出一本书,翻到夹着书签的地方,连同放大镜递给父亲,又泡了一壶茶,还点了一支檀香。这才回来抱歉地说,要把方老师安排好,才能顾得上你们,快吃早餐吧。我一会去给方老师报销医药费,就不陪你们了,午饭我回来烧。阿姨50多岁吧,还是风风火火的。

从父亲嘴里得知,现在这个家都是阿姨在操持,父亲的工资卡银行卡存款都在她那里,她隐隐觉得不安,想到那几起名人与保姆间的身后官司,沸沸扬扬满城风雨。就问父亲,你把财产都交给阿姨处理,放心么?父亲就奇怪,有什么不放心的呢?她要贪钱,早就卷跑了,还等这些年么?

吃晚饭时,父亲把面汤弄洒了,前襟全是污渍。方颖说给你洗个澡吧?父亲不肯,方颖以为是他觉着别扭。叫丈夫给他洗,父亲仍不愿意。阿姨说还是我来吧,父亲点点头。

一切安排停当之后,阿姨到方颖的房间,拿着一个布包,说这些都是方老师的存折银行卡还有现金,我还识字,一笔一笔都记着呢!现在交给你们。方颖和丈夫怔在那儿,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,方颖觉得把人想得大复杂了。半晌,说还是跟父亲商量商量吧。

其实,不用商量了,维持现状可能是最好的。方颖发觉,虽是亲生女儿,但相隔30多年,并没真正走进父亲的内心和生活深处,物质上形式上的尽孝,并不是最好的慰藉。而阿姨已成了父亲的大脑手臂腿脚,她从父亲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知道父亲想什么做什么需要什么,比亲人之间还要默契自然,伸手可及。■



传说·之三
墨刻/冷冰川